

剧本谈



李新华

好戏未必出自好剧本,但“临时爆肚”不是主流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图/受访者提供

今年是当代著名粤剧作家秦中英诞辰100周年。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创作、改编、整理的粤剧作品有近300部。在缅怀这位编剧界楷模的同时,反观广东编剧界尤其是粤剧编剧现状,颇有启发意义。

8月28日,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了秦中英的学生,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副院长、一级编剧李新华。他呼吁,再不重视编剧,粤剧或会变成“粤语歌剧”。

羊城晚报:作为一名专业编剧,您如何看待剧本的作用?

李新华:我从事编剧工作已有20多年。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剧本非常重要,都说“剧本是一剧之本”,是剧目的基础。但后来经过观察和思考,我开始怀疑剧本是否真的这么重要。坦白地说,有些好剧本搬上艺术舞台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很糟糕;而有些我们专业编剧看来很“烂”的剧本,却能演很多场、拿很多奖项。

羊城晚报:据你观察,有些戏不需要剧本也能演?

李新华:以前香港的某些粤剧演出,的确存在不需要剧本也能演的情况。他们把这些叫做“提纲戏”,几个演员临时凑在一起,决定故事的走向和现场唱法。但其实,这属于演员的“临时爆肚”(粤语中的一种行话,指演员或主持人临场即兴创作表演)。这些演出是非主流的,只是临时用来自应急、撑场。这种情况逐渐消失,是历史的必然。目前,某些小话剧的演出可能还遗存这种“临时爆肚”的痕迹。

不创作就会“荒废”自己

羊城晚报:广东艺术院团的剧本主要来源于哪些渠道?

李新华:艺术院团做的主题项目,如果是项目经费支持的,一是直接找省外的剧本;二是请省外的名作者来写剧本;三是找本地的作者来写剧本,但这种情况很少,我估计达不到三分之一。

编剧与演员一样,需要创作的舞台,同样有艺术生命。编剧如果一两年都没有写一部戏,没有作品能搬上舞台,慢慢就写不出作品了。所以,本地编剧为了延续艺术生命,也要写一些小品、小戏、小曲,或者与相对小的文艺团体合作,以此来保存创作动能、创作冲动。不继续创作,就是自己荒废了自己。

所以,剧本和舞台的关系,不一定是好剧本就有好戏,好戏未必出自好剧本。戏剧、电影等是综合的艺术,不是剧本决定所有东西。除了剧本,它还与演员、导演、包装等密切相关。就算是“烂”剧本,如果遇到好导演、好演员、好包装等,也能变成一出好戏。

羊城晚报:据你观察,有些戏不需要剧本也能演?

李新华:以前香港的某些粤剧演

“编剧荒”或周期性出现

羊城晚报:目前,广东还存在“编剧荒”“剧本荒”吗?

李新华:“编剧荒”“剧本荒”的说法,是本世纪初提出的,那时“编剧荒”“剧本荒”的确很严重,不仅是广东,全国都一样。就广东的粤剧剧种来说,老一辈的粤剧编剧慢慢写不出来,而新的编剧又接不上。当时,秦中英、潘邦森、何笃忠等一批老编剧都六七十岁了,再年轻一些的编剧屈指可数。连粤剧名家红线女都说,这样下去,我们没有新戏演了。

为了解决“编剧荒”“剧本荒”,当时省剧协、省艺研所等办了不少短期培训班,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编剧。所以,我认为,

近十几年来,“编剧荒”“剧本荒”是基本得到缓解的。目前,这批编剧的年龄处于四五十岁,还处于“当写之年”。但“编剧荒”“剧本荒”也有周期性,下一个“编剧荒”“剧本荒”或会在十年八年之后出现。

羊城晚报:广东前不久启动的2025年舞台艺术选题征集,会不会给编剧带来惊喜?

李新华:我关注到这个选题征集了。我认为,选题征集的确能吸引公众的关注,其中一些创意、点子或会为编剧带来创作的灵感。从创作、转化的角度来看,三五万字的小小说更容易被创作成舞台艺术作品。

目前,广东省剧目策划中心联合羊城晚报共同推进“广东省舞台艺术选题征集计划”,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优秀舞台艺术创作选题。本次征集“无门槛”参与,题材“不设限”,作品可以创意选题、剧本或故事大纲等形式提交。

投稿请扫二维码——



秦中英

解政策和讲大道理,但一定有浓烈的生旦情感,一定有好唱、好听的唱段。因此他的剧本演员爱演,观众爱看。”

李新华概括秦中英的艺术精髓为三点:其一,“戏的一半是曲”,强调音乐在粤剧中的核心地位;其二,“戏可以假,情必定真”,追求情感的真实性;其三,主张“戏曲更重要的是歌舞情感、歌舞演人物”,并谆谆教导学生“一定要写好人物,而不仅仅讲一个故事”。

楷模 他的剧本演员爱演,观众爱看

近日,一场主题为“豪情劲笔 百年戏文”的纪念晚会在广州举行。众多粤剧名家倾情出演当代著名粤剧作家秦中英创作的经典名段,深情缅怀这位为粤剧艺术奉献一生的“文字老倌”。

秦中英(1925-2015),广州黄埔人,毕生致力于粤剧编剧事业。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创作、改编、整理粤剧作品近300部,其中搬上舞台的超过200部,成为编剧界的楷模。其代表作包括《王大儒供状》《绣襦记》《朱弁回朝》《昭君公主》《白燕迎春》《豪门千金》等,滋养了红线女、陈笑风、倪惠英、罗家英等省港粤剧名家。

秦中英的剧作以结构严谨、文学性强著称,尤重刻画人物、抒发真情。在音乐创作上,他既扎根传统粤剧精髓,又勇于创新,做到“古为今用,用而化之”,其作品音乐编排流畅优美,常谱新声。其艺术成

就屡获国家级、省级奖项肯定,深受观众喜爱,成为粤剧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秦老是一个文学功底非常深厚的人,也是一个多产的编剧。”粤剧名家倪惠英回忆,“秦老令我最难忘的,是他的好学。在90岁高龄时,他每天还要诵读两篇古文。”

晚年,秦中英倾力于艺术传承,培养了一批粤剧编剧人才。

“秦老师传授的不仅是编剧技巧,更涵盖曲牌运用、唱腔流派理解、故事情感表达以及对传统艺术的深刻领悟。”李新华回忆,“秦老师经常对我们说:‘写戏情节必须简洁,情感必须浓烈。’他又说,王国维用‘以歌舞演故事’来定位中国戏曲并不全面,‘演故事’只是基础,‘演人物’才是中心,‘演情感’才是终极。秦老师的剧作中没有太多的宏大叙事,也没有去图

首次公开发表:老舍关于潮剧的讲话实录

□葛涛

新发现

壹/ 一份“未经本人审阅”的记录稿

这份油印的发言记录稿题为《老舍等同志在潮剧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了徐平羽、阳翰笙、老舍、张庚、曹禺、吕复等人在潮剧座谈会上的发言,由剧协广东分会发出。

记录稿中老舍的发言内容如下(按:文中小括号内文字是原记录稿就有的,方括号内文字系筆者所加):

首先感谢汕头地委,招待我们;第二是要感谢周扬同志,在北京时给我们大事宣传!这次来了,果然学了不少地区;第三要感谢潮州文化馆和各地群众施加压力,使我们写了点诗,将来参观潮汕地区的人多了,诗人们也会多了;第四要感谢的,是每人都买了海柳烟嘴。我们在路上看了许多潮州工艺品,许多是出口的,如木雕,象这些的工艺品你们可以多做一些。北京的牙雕,一、二块钱的成本可以卖两三千块钱。现在新老艺人刻得都不错,我们是看惯了,就感到没什么,不像英、美、日本的艺术家,看到一点就捧得不得了。你们对潮剧也可能同样看惯了,便觉得平常。去年我们在内蒙古包头(市),碰到一个演员,很了不起,我看可入全国名旦之列。他总结了许多北方农村妇女的动作,但他在包头很受攻击,不受欢迎,不给戏演,说:“你是男人嘛,去你的!”我们鼓励他到北京演出,总结表现妇女的东西。那天看了李有存的戏,京剧几个丑能演这种戏?没有。(张庚同志:昆曲也不一定有。)我们认为全国第一嘛。可是李有存有昆丑的东西,有文丑的,有武丑的,合在一个人身上。象京剧里的刘斌昆,是唯一的一才,全国只有一个。(张庚同志:北京没有一个。)可能你们看惯了,就不觉得惊奇。

老实说,过去在北京看“辞郎

洲”,印象并不怎么好,这次看“芦林会”、“柴房会”,觉得是要往深处挖一挖,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了。这对别的剧种的影响很大,他们没办法演到,就要学,当然你们也要向别人学,向别人学,皮毛容易学,真正的东西就难学。比如,请原谅我说,“刺良冀”的旦角是学了京剧的东西的,看了不象潮剧的了,我不是说什么东西不可以学,而是说皮毛的东西不要学,学了不一定好。如“金福戏鬼”的老头,出来没水袖,但是他故意甩水袖,更可笑。这完全用潮剧手法演出来。

我们要把基础都拿出来我们历史悠久,有自己的一套。我看到旦角的头饰,非常喜欢,“金福戏鬼”的秀才娘,头饰那么美,都是淡淡的,不然还要像“贵妃醉酒”一样珠翠满头就不好了。

以我们北方来说,各剧种都挖出了好东西,但在服装方面,演技方面,音乐方面,逐渐变得一样了。一些小剧种,也学二黄铁鼓,你打河南来,自己没有一套吗?

川剧、潮剧就使人喜欢。潮剧音乐实在优美,特别“井边会”,伴奏好,唱腔也好,能发扬它就了不起。我们知道,中国戏曲最大缺点就是音乐拿不出去,比如京剧到国外去就不大唱,因为外国观众听惯了“茶花女”。出国就只能多演武戏,京剧武打是世界第一,可是音乐很简陋,很贫乏。潮剧音乐都很好,不噪人,很优美,而且有些是几百年前的曲调,恐怕还有唐宋的东西在内。这些东西要好好发扬它,使它成为更完美的乐队,将来在国际上可以有地位的。

老舍在1962年9月发表的《南游杂感》一文中写到了他在广东省和福建省考察地方戏剧的感想:

在广东、福建各地游览,几乎每晚都有好戏看。粤剧、潮剧、话剧、闽剧、高甲戏、莆仙戏……没法看完,而且都多么精彩啊!最令人高兴的是每个剧种都有了传人,老师傅们把绝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男女学徒。那些小学生有出息,前途不可限量。师傅教的得法,学生学的勤恳,所以学得快,也学的好。看到这么多剧种争奇斗妍,才真明白了什么叫百花齐放,而且是多么鲜美的花呀!我爱好文艺,见此光景,自然高兴;我想,别人也会高兴,谁不爱看好戏呢?

由此可以看出,老舍在观看了广东省和福建省的地方戏剧之后,高度评价



1962年4月,老舍在广东参加潮剧座谈会后为潮剧题词。左二为阳翰笙、右一为潮剧作曲家马飞
(资料图片)

叁/ 内容可靠,具学术价值

目前出版的记载老舍生平经历比较详细的《老舍年谱》(增订版)一书只简单记载了老舍在广东各地考察潮剧的具体经过,上述张庚的日记内容可以作为参考文字,写入新版的《老舍年谱》中。

老舍在1962年9月发表的《南游杂感》一文中写到了他在广东省和福建省考察地方戏剧的感想:

在广东、福建各地游览,几乎每晚都有好戏看。粤剧、潮剧、话剧、闽剧、高甲戏、莆仙戏……没法看完,而且都多么精

彩啊!最令人高兴的是每个剧种都有了传人,老师傅们把绝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男女学徒。那些小学生有出息,前途不可限量。师傅教的得法,学生学的勤恳,所以学得快,也学的好。看到这么多剧种争奇斗妍,才真明白了什么叫百花齐放,而且是多么鲜美的花呀!我爱好文艺,见此光景,自然高兴;我想,别人也会高兴,谁不爱看好戏呢?

由此可以看出,老舍在观看了广东省和福建省的地方戏剧之后,高度评价

两省的地方戏剧的演出水平和艺术传承工作。

老舍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剧作家,而且也是一个爱看戏的人。从《老舍全集》中可以看到老舍在20世纪50到60年代观看过北京市、河北省、山西省、四川省、广东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些剧团的演出之后,针对这些剧团演出的剧目谈了自己的观感。

但是,《老舍全集》中缺少老舍于1962年3月到4月在广东省考察地方戏剧期间在戏剧座谈会上评论地方戏剧的发言记录稿。本文所披露的这份发言记录稿,虽然未经老舍本人审定,但内容是可靠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不仅可以弥补《老舍全集》在收录老舍文章方面的不足,而且也可以从中看出老舍对广东省的潮剧的地方戏剧的评价,对于了解老舍在20世纪60年代的戏剧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希望今后再编辑新版《老舍全集》时能将这篇发言记录稿收入其中。

戏剧期间在戏剧座谈会上评论地方戏剧的发言记录稿。本文所披露的这份发言记录稿,虽然未经老舍本人审定,但内容是可靠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不仅可以弥补《老舍全集》在收录老舍文章方面的不足,而且也可以从中看出老舍对广东省的潮剧的地方戏剧的评价,对于了解老舍在20世纪60年代的戏剧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希望今后再编辑新版《老舍全集》时能将这篇发言记录稿收入其中。